

柔情系列

来电双河谷

晓翎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柔情系列

来电双河谷

晓
翎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柔情系列
来电双河谷
晓 翎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9 字数:180 千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7-204-03269-1/A·583

定价:11.80 元



第一章

蒙大拿区 一八七五年

年轻的麦丹尼感觉一股寒意爬上背脊。鲍查斯湛蓝的双眼射出冷峻的目光，从面前得像小山高的赌钞铜板，移至丹尼满面汗光的脸。“我不是来这里看你流汗的，老弟，我是来玩牌的；如果你要继续玩，就亮出钱来，如果你破产了，就把位子让给本钱比你多，衬衫比你干的男人来玩。”

两人身后，一群围绕在吧台旁的牛仔们进出酒后的哄笑，丹尼感到自己脸颊烫红。

“如果你瘦小的身躯还打算穿那件破衬衫回家的话，丹尼小子，”一位秃头，身材瘦骨如柴，大家称为飞靶手的男人建议丹尼，“最好听这座德州佬的话。”

牛仔们再次转地揶揄大笑，丹尼的神经犹如崩紧的橡皮筋，随时都会迸裂。“我跟，我跟。”他为难地低声道，一边用汗秽的红领巾擦干脸上的汗水，一边从衬衫口袋里掏出小小的鹿皮钱袋。看到鲍查斯上眼中闪烁着满意的神情，丹尼感到胃一阵翻腾。

“他说跟了，露比。”鲍查斯提醒身旁性感撩人的年轻女郎。负责发牌的金发女郎露出微笑，向这位高大的德州佬眨眨她浓妆艳抹的眼睛，一边喊叫酒保刷新的扑克牌和威士忌来。

趁露比老练自在地洗牌时，丹尼留心观察他的对手。鲍查斯会不会是个职业老千？第一眼看他比较像个牛仔而不像那些穿丝质西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

装、法国进口衬衫的赌徒，这些受人艳羡的赌客通常在邦摩，丹尼酒吧，以及赤杨峡谷泥泞街道两旁，也就是维吉尼亚市赌区的俱乐部里大展身手。

不过随着漫漫长夜上场，未歇的牌局和一再消耗的威士忌酒，丹尼注意到一些隐藏在鲍查斯平凡外表下的端倪：大多只是一些小地方，例如他叫牌、下注的方式，还有他玩牌的手腕——或者，倒不如说整晚鲍查斯唬过、赌赢每个人的手段。

“除了我之外的每个人。”丹尼乐观地抓住这个想法，“快呀！露比，”他吆喝道，突然而来的自信令他精神大振，“发牌！”

“下注，绅士们。”露比好脾气地轻声道。当她弯身洗牌时，姿势就像丹尼看他姊姊擲面的样子。露比穿的紧身缎礼服几乎裹不住丰满的胸部。丹尼将下注的线推向赌桌中，牙齿咬得下唇流出血来。

露比将牌弯得像道彩虹般拱起，不停地混牌、洗牌，扑克牌在她苍白的小手里转来换去。终于，双手和扑克牌都停下来，她将牌推往丹尼面前斑驳的赌桌。“切牌吗？”露比问丹尼，浓妆艳抹下的盈盈笑脸倒不致令人生厌。

丹尼戒慎有加地切后，露比重新收回扑克牌。当牌从她指间飞发而出，丹尼的右眼皮因为紧张而直跳不已，他想要用意志力控制住，但尝试得愈眼皮就跳得愈厉害。

丹尼紧提着发来的每张牌，深深吸口气后，他仔细研究手上拿到的牌：两张九，“非常好的开始！”一张五，一张八，还不另外一张九！“发得好，露比！这三张九应该会好邓表现！”虽然眼皮仍跳个不停，但丹尼笑在心里，他早就知道只要一直守下去，赌运一定会好起来。看来，现在正是时候。

“两百美金。”丹尼下注，将赌金推向桌子中央。

“我看一下。”鲍查斯回应。嘴角叼根燃烧中的细长雪茄，话语从牙缝中挤出，他平淡的反厌令丹尼无迹可寻。丹尼怀疑鲍查斯不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



管拿到一手烂牌还是同花顺，脸上表情人地有什么改变。

“两张。”丹尼丢出五和八，用手背擦擦还在跟的右眼皮，屏住气。马上紧捏住露比重新发的两张牌。“黑桃三，还有第三张九！幸运的方块九！”丹尼好想跳上桌子大叫，当他们的面——那个自以为是的德州赌徒，还有那些聚集的大嘴巴台牛仔们，让他们瞧瞧他一手的幸运。

“耐心等待好时机，丹尼。”他在内心提醒警告自己，等到和上这四张漂亮的九为他赢回输掉的钱，有的是时间可以庆祝。尽力佯装镇定，丹尼将重新发的两张牌摆进颤抖的右手中，目光飘向对桌的对手。

“一张。”鲍查斯平静地开口。他掀开露比发在桌角的单张牌，毫不流露情绪地，将它一同插进之前就盖在面前的另外四张牌。刻意的、冷静的每个动作，显然都令他的对家局促不遑。

“他想顺子，”丹尼思绪狂乱地推论，只换一张最容易泄漏底牌。“没关系，好好玩你的顺子，等着看我的四张九赢倒你的烂顺子——让你输得翻不了身。”

一口饮尽已经变温的啤酒，丹尼脑海中突然闪过凯琳的容颜，他咒骂了一声。凯琳哀伤的绿眸中，充满令人心碎的失望之情，原本咽下的苦涩啤酒回喉咙，丹尼呛到；交寻着罪恶感和反呕的胆汁，痛苦的感受有如炼狱般燃烧着，他喘口气，用红巾再擦汁水淋漓的前额和湿润的双眼，拥挤的酒吧中虽然有股空闷的热气，但他却打了一寒颤。

“这场你还是要玩吗，老弟？”德州佬问道，拖得长长的慷慨语调从对真轻飘而来。

“你说得对极了，我还是要玩，”丹尼急促地说：“不过你得加三百元来赌我这一把，丹尼虚张声势地挺起胸膛。

“咄！”鲍查斯轻笑，无恶意的笑声像铜锯刮过石板般，书过丹尼脆弱的神经。“毕竟你的确是为这儿玩牌，那好吧，就加三百。

来电双河谷

我很想看看你手上的牌，老弟，”他把赌金推向前，“没错，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是什么牌，不过为了让这场赌局更有趣，干脆再加五百元如何？”

德州佬刻意展现的幽默，还有他线条坚毅的下巴，让丹尼的胃剧烈地翻腾，额头上的汗珠变成细流，同时心跳加剧。“五百元？”尽管他并不期望查斯会把牌喊停，便也料不到他竟然还要加注。

丹尼双从衬衫口袋中拿出经巾，狂乱的思绪试图找条出路。

“你可以吗？甜心？”露出紧张地低问道。

“噢，他不行啦，”围在赌桌旁的人愈靠愈近，其中一个耳语说：“他就要翻版认输了。”

“我才没有盖牌，”丹尼转头咆哮道：“退后点，各位，给我一点空气，我需要空气呼吸。”

直到鲍查斯漫不经心地地点头示意，大家才往后退，尽管如此，这些等着看的群众，也不过心不情不愿地退了半步。丹尼感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仿佛秃鹰正等着准备大屠杀。

“我会拿到你的五百元。”丹尼不屑地说，将自己的赌金前推向桌子中央。这是他仅有的钱，所有最后的每分钱，但大学都看得出来，那些钱根本就不够五百元。

露比收将钞票开始清点，“可是这根本不够……二……喔不，连一百五都不到，丹尼。”她用眼神询问丹尼，不知他是否清楚自己正在悬崖边缘做生意。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就好。”丹尼不高兴地喃喃道，伸手进衬衫口袋，掏出一截短短的铅笔和一张破烂的纸，舔下下笔尖，开始变腰写字；努力稳住颤抖的手，丹尼照着凯琳教他的方式，一笔一笔小心翼翼地写好字。

这是一辈子一次的好手气；低头写字时，丹尼向自己如此保证，拿到像这样的手一好牌，男人是没办法就此罢休的。这是命运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这是受到上帝眷顾，四张一样的梅花运！



“相信我，凯琳，这次麦家会赢的！”

写好后，丹尼拿起字条，充满信心地往桌中央那堆赌钞上放，十分憎恶自己在放下前手还抖个不停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鲍查斯伸手拿走那张字条，眯起眼辨认丹尼潦草的笔迹，“变河谷？变河谷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“那是我的牧场。”丹尼立刻愤愤不悦地回答。

“你的牧场？”鲍查斯问道；他靠回椅背，拇指抚摩着浓密黝黑的小发，目光转为严峻冷酷再度拿起雪茄，咬着说：“那你这破烂的家产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”小老弟？”原本平和缓慢的语调转为咆哮前的恶兆。

丹尼吞口水好找回声音说：“我这是用上知亩牧场的一半经营权来和你赌，那是整个蒙大拿区最富饶的牧地，价值比赌筹还多两倍……也许三倍。如果你有意可以把它卖掉，会是一笑很优厚的酬劳。”丹尼来不及自学住嘴前，出卖家园的话已经滔滔而出。

天知道有多少次他很想把牧场卖掉，要不是凯琳顽固的拒绝，早在八百年前他就这么做了。他知道凯琳会很高兴老死在牧场，寸步不离。

但对丹尼来说，没错，他猜他也会死在那里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快乐；有没完没了的债务，有冻人人骨的暴风雪，还有白凝智障的牛群；什么都有最后他一定会被这些给害死，不管是其中的一项还是全部加起来，没有第二条出路，这点丹尼倒是很清楚。

“接受它，”丹尼听到露比以地这位大个子耳语，“我听过牛仔们谈起他那块牧地，似乎很不错——”鲍查斯投给她警告性的一眼，于是露比吞回还没说完的建议。

鲍查斯将那张亲笔契约丢回赌筹中，“Y上我们看看你手中的牌。”他只说了这句话。

丹尼屏气凝神，在桌前反摊开牌；鲍查斯看了他的牌后，钦羨

地吹了声长长的口哨，他靠回椅背，伸长双腿，“四张一样的梅花牌，好啊，这的确是一手好牌，小老弟。”

丹尼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“的确是好牌，鲍查斯又重复道：“他摇着头，缓缓倾身，将自己的牌一张张地摊开，“可是还不够好。”

围观的群众不约而同发出赞叹声。

丹尼大口喘气，在他还来不及反应前，灼热的肺似乎被抽干了空气。“不可能的！”他内心狂震地大叫，这是不可能的，然而事实摆在眼前，“同花大顺！”这个德州佬拿到的竟然是方块的同花大顺！

丹尼两眼发直，呆若木鸡地看着鲍查斯收走他的钱和那张手写字据；一阵阵欲呕令人窒息的浪潮袭来，这是一辈子只有一手的手气，的确是！

“不！”丹尼喉中间吼出绝望和恐惧，成真的事实就犹如夏季雷雨般轰击他。

他从椅子上弹跳而出，抓住桌缘，用尽全力推翻，但同时一个繁捷的动作，鲍查斯也立即站起身，闪开翻覆的赌桌和随之倾泻而下的纸钞和硬币。

丹尼伸手拿松，可是鲍查斯比他更快；手悬在臀部和枪套这间，丹尼大眼不眨地凝视着鲍查斯黑色的枪口，一颗心直往下沉，他感觉喉间的搏快要迸裂，嗡嗡的耳鸣声令他晕眩昏茫。

他紧闭起眼睛，等着轰然一声，等着致命的一击记他开膛血溅，同时也结束他的梦魇”他等待着，整间酒吧的客人惊讶得不发一声，死寂的静默，令丹尼慌乱的心几乎快撕裂为二，他依然等待着，内心颤抖，饱受恐怖的煎熬，心中凄楚地呐喊，他转暂的一生就要结束了，他将应枪而倒，破产而死，尊严尽失。

丹尼感到手臂疼痛，手指蠢蠢欲动；如果。伸手拿枪，铁定在还没碰到枪之前他就已经呜呼哀哉；如果不拿，那他就会死得像个懦夫，丹尼心中嘶喊着，知道不管怎样他都得死。



终于睁开眼，丹尼看见鲍查斯冰冷的目光盯着他，半寸不移；丹尼瑟缩起身子。

言语有如利斧般打破死寂，鲍查斯开口说：“你已经输光了钱和牧地，老弟，如果再丢了性命，那实在太可惜了。”

尼呼地松了一口气，同时伸手接住鲍查斯丢过来的金簪。

趁我还没改变主意快滚离这儿，我不在乎找我碴的人，到外面污染故事宣传给别人听。”鲍查斯还是样咬着雪茄，他转身背向丹尼，靠着吧台舒服的坐下，接过露比还给他的饮料。

“个轻傻小子。”鲍查斯低声吟了一句，大口喝干琥珀色的饮料，顺喉而下的酒精，带给他全身舒畅的刺激。

他从眼角看着丹尼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，当丹尼回头时，灰茫的眼中刻触着羞辱之情，他用肩膀推开门，梦游般地拖着脚步走到街了。

露比收好钱和字据，她露出胜利的微笑，将赌筹交给鲍查斯；鲍查斯点头谢，同时将空杯子递给露比。

“再一杯。”他说。

露比笑开了嘴，涂上了厚厚一层粉的脸皱成无数的细纹，急忙赶去倒酒，鲍查斯并不想再喝，他只是想支开露比，好单独想想。

去他的！不过他倒是很高兴没开枪杀了麦丹尼。很可能这个年轻小伙子有个老妈，会因为他的死而哀痛不已；或者甚至他还有年轻妻子和几个嗷嗷待哺的小孩，等着靠他生活。

查斯拿起帽子，用手指梳理头发，他反复思索，不晓得一个男人怎么样回家面对现妻子，开口坦承自己在一场摸扑克牌赌局中，输光了所有的钱和家产。

想想，查斯告诉自己，也许他该杀了麦丹尼，算是帮他一个忙，刚固执的女人的确会让男人的生活变得悲惨不堪，查斯对这的不悦的相法摇摇头，重新把帽子戴上，用拇指将帽子调整到舒服的角度，目光漫不经心地飘移，看着一行围绕在吧台，头发灰白的矿

工和烟雾呛到的牛仔们。

维吉尼亚市，一个多奇怪的城镇；一道通往地狱的后门，有人曾这么形容，但对他而言却是个幸运城，查斯心想：三天以来等在一个地方，但没有人多问他的来历……一半的经营权，根据麦丹尼所说：整晚的成绩倒是不错。

查斯想得太入神，几乎没有觉察露比的靠近，她放下酒瓶，坐上查斯身旁的位子。查斯感觉露比性感的身躯像野猫摩着他，惹得他一阵不快。

他想起在麦丹尼赌最后一把时，露比好像要告诉他些什么事。“露比，你对麦丹尼的地知道些什么？”露比心照不宣的微笑让查斯后悔问了她；露比给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码的。

“当然罗，”她得意地回答。“一起到楼上去，我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。”比压低声音提出邀请，烟雾弥漫的蓝灯光中，她呢喃着耳语几乎淹没在狂嚣的威士忌酒醉笑声和嘈亲的喧闹声里。

她又接近查斯，手指头来回玩弄着他的了，直到他移开身子。

“噢，现在是怎么了？不想玩了吗？”

“今晚的游戏结束了，露比。”查斯看都不看她地回答。

“对像露比这种小喽罗，我们这位牧场大地主一下变得高高在上的是吧？”看查斯没有反应，露比又软了口气，“喔，好吧，你想知道些什么”？

“算了。”查斯拿起酒杯说。

“好啦，别不高兴了，露比笑着说，伸手挽着查斯的胳膊贴近他。“来嘛，甜心，”她哄诱说：“别这样嘛，这几天我们在一起不是很愉快吗？”她又挨得更近。

因为某些原因，露比今晚的诱惑令查斯无动于衷；并非她不吸引人，查斯在心中告诉自己，他转向露比，露比微笑；她大度展示的傲人的身材，生来就能讨男人欢心，还有那一头浓密的长发，犹如金缕。查斯看出露比应该曾经十分动人，但她的天生丽资已经被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



于蜀空气，还有像邦摩丹酒吧这隐含暗场所摧残腐化。相较于家乡他所认为的女孩，露比不不到二十儿，查斯猜：不过这也很难说，在酒吧这种地方讨生活，会加速女人在身心两方面的异常老化；露比眼解嘴边刻尽皱纹就是证明。

查斯让步地叹口气，从皮革背心口袋掏出一个小皮袋。“好吧，现在告诉我你所知麦家牧场的事。”他塞了一枚金币顺露比冰冷的手中。

露比低头瞄了眼金币，噘起嘴，“你以为就这样？啊？一个可怜的小金币就可以买到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？”

查斯感到一股怒气从喉间升起直行脑门，但他还是加了五枚金币到露比的手中。

“这才对，”露比为自己辩护道：“这些天来我对你真的很好，自从你来了，我就没有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过，”她抚幸地眨着眼睛，但这故作面面的少女风情对查斯并不管脾。“除你之外没别人，甜心。”

“现在我们扯平了。”

无言地，露比凝视着金币，将它们在手心中翻来复去好一会儿，突然把金币推还给查斯，“带我走，查斯，”她行口而出，抓着他的手臂，“求求你，带我一起走。”当他没有回答，她又说，“我会自己出生活费，查斯，你很清楚我可以在这种矿工营地，牛仔城镇讨生活，赚到的钱，我可以让我分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查斯大吼，打断露比的话。

露比的脸垮下来。“可——可是我让你赢牌，我带给你好运不是吗？”她的语调转为呢喃，“我以为你不同，不像其他人，你对我好。”

所有的轻蔑转为怜悯，看到露比无依无望的困境，勾起了查斯的回忆；虽然他绝不可能答应露比跟他走，但好眼中的绝望触动了他的心；每当他照镜子，都会见到同样挥之不去的绝望背神回瞪着

自己。一年来的奔逃确实让人付出了代价。

“露比，我赢得正大光明，你也知道。”

“我当然清楚，可是很多人都认为我的能带给他们好支，你现在看，例如莫赛斯——那个戴着丝质高帽，施威尼的对家——他发誓如果我坐在他旁边，他就会赢。你认识赛斯吗？”

查斯能做的只是摇摇头。

“嗯，不管他，反正如果我跟你走，也许我可以带给你好运，就像我带给赛斯的一样。”露比的眼睛闪烁着。

“我不能带着你，露比。”尽管查斯语调温柔，但露比却像挨了一鞭似的缩了身子。

“不能？还是不愿？”她问嘴道。

“两者都有。”查斯轻声道。如果他欠露比什么，那就是实话；而它现正赤裸裸地横在两人之间，难堪而且直接。

露比瞪着他，眨也不眨；当她从查斯手掌中搜回金币，指甲刺进了查斯手里。露比腰间系着黑色破旧的蝴蝶结，上头挂着一个小小的，褪色的绵缎钱包，她把钱塞进去。“那是在乡间高地的一大片牧场，”露比说，语调不带一丝情感，“有丰沛的水源和草地，但那个男孩——丹尼，正如他自己说的，牧场不全是他的。”

“那是谁的？”

露比眼中闪烁着促狭的乐趣，贼兮兮地降低音量说：“你要知道现在讲的这些都只是一些闲话，不过他们说是丹尼的亲戚，某个才处女在掌管那个地方。”露比迟疑了一下，煞有其事地又打开好的小钱包，失望地往里面瞧瞧。

查斯不理睬她贪心的暗示，他已经多给了她原本想要的数目。“继续。”他催促露比。

“喔，当丹尼的父亲在一场扑克牌赌局中送命，这位老先生留下的牧场就分给他们——那个老小姐和丹尼。根据我民听到的，现在穿长裤的人是她——如果你懂我的意思。”露比伸手往后放在自

+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+



己浑圆的臀部上，笑说：“看来你替自己赢了牧场外带一个合夥人，鲍先生。”她有意所指地扬起一道仔细绘过的眉毛。

查斯一口饮尽杯中饮料。突然之间，从露比发际飘来，阵阵腻人的玫瑰香水，令查斯渴望新鲜的空气。他推开人潮经过露比，阔步向门口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露比大喊，快步跟上查斯，“鲍查斯，你该不是要离开了吧？噢，回来吧甜心，我只是开开玩笑，”她抓住他的手臂留下来陪我，查斯，”她沙哑地低声请求，”再一晚就好。”

她的双眼，一对陌生祈求的眼睛，恳求着他。查斯心烦意乱，交杂着压恶和同情的不快感受在心中翻搅，从口中道出，“再见，露比，希望你马上就要转运了。”他用肩膀挤出通路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“我才不需要载什么运，”露比哼着鼻子说：“可是我可以替你带来好运，鲍查斯，我生来就是幸运儿。”她在查斯身后大叫：“大家都知道的，去死吧，鲍查斯，你等着瞧！”

露比尖声吼叫的咒骂声尾随着查斯走向街道，当他沿着赤场峡谷的街道往前走，准备前往租头交通工具的商铺时，耳中还回荡着她的怒吼声。

他让露比靠他太近了，现在他咒骂自己的愚蠢，自己的缺乏警觉。过去这三天，他麻木不仁地沉溺在露比带来的快乐，一切来得太容易了。

去年他花太多时间在邦摩丹酒吧，还在其他类的地方，但他终于喝够了，现在他充满渴望、不安和骚动——迫不及待想要再出发。是否命运和麦丹尼的字据带给他接下来的旅程目标？

那加拿大呢？查斯问自己，那个仓促决定的计划，那个为求保命，不得不暗夜奔逃，在绝发之下产生的计划，同时也是这一年来他紧抓着不放的一线生机。

从古姆被杀的那晚开始，他就得处处想办法躲过仇家的追杀，

但他的运气能让他撑多久？莫非今晚是运气转换的开始？或者结束？

靠在租售店外的棚房，查斯凝视着燃烧中的雪茄烟头，让自己沉浸在重返牧场的幻想里；老天，他就可以再度享受辛勤工作一整天后疲惫的满足感，可以在一夜无梦中完全的放松，可以现次将心中的恬适宁静理所当然，而那唯有靠一双长满茧的手才能换来。

当他想像着乡村高地的牧场，仿佛已看见翠绿的草地，尝到融雪汇集而成的溪水，闻到芬芳的松香；纯净，不受污染，单单呼吸那清新的空气，就能令人天天焕然一新。

回过头去，他依然看得到闪烁的灯光，听见属于城市猥亵的夜曲；节奏飞快的二流琴声，醉客们的狂笑声，还有歌词低给的合唱叫声，查斯从来都没习惯开口唱这种歌，而且老早就听厌了。

想起过去他在各种失序的事物里企图寻求到平衡，令他不寒而颤，那是上辈子的事了，他告诉自己，或者对现在的他而言是如此。

丢掉燃烧中的雪茄，查斯用鞋后跟踩熄烟蒂；当他阔步走向漆黑的租售，脚下的靴子扬起一片灰尘。他在第一间马厩找到自己的马，很快地把“将军”套好马鞍，安静地牵地走入黑夜；查斯精神亢奋，想到也许能重返他一度热爱的牧场生活就感到雀跃不已。用力一扯最后一道绑紧马鞍的腹带，查斯跃上马背，脚踢这匹强壮的栗色马开始轻快的脚步，离开维吉尼亚市而去。

然而当他背向落日朝目标而行，一个念头烦扰着他；一个冷酷可怕的伴侣，一个不厌其烦的提醒者；而查斯知道，不管他骑得多远多快，过去会永远缠绕着他，在白天中纠缠，在黑夜中侵扰。

当凯琳快步通过仓和森屋之间的庭院，她要以看到自己呼出的寒气；温暖的牛奶在她提着的铁桶里横来撞去，当年奶溅洒到小时，她感觉一股寒气掠过，尽管草地已遍是春天融雪期的水气，但



昨晚科天冻骨的寒风又悄然而返，而今早的寒风正冷冽的提醒着，葛来山谷的春天来迟了。

推开木门，她走进松木小屋；一如往常，家的温馨舒适展开双臂欢迎着她，就像一个老朋友的拥抱。炉内的煤还够但是都已经熄了。凯琳告诉自己，在开始缝制苏太太新礼服的蕾丝花边前，她得先暖暖手。

一把引燃物在炽烈火焰的吞噬下，劈啪裂断，清脆愉悦的声音，令凯琳较不感到孤单，她在火炉前跪下，在小火上摩擦双手。

自从母亲死后，不知有多少次，她像这样跪在火炉前，只能藉由它的温暖来慰自己的孤寂？数不清有多少次，为了等待父亲的旭来而在炉边睡着了？一直等到炉火熄灭，她才因渗过木板冰冷的清湿气而惊醒；不知有多少次，她爬上梯子到小阁楼，躺在自己的床上一夜未睡，直到日出仍担心不已？

终于，她会听到父亲蹒跚进门的声音，跌跌撞撞地爬进他在木屋后面的床铺，独自哀伤饮泣；熟悉的后悔之情在凯琳心中纠结，也许应该让父亲知道听见了他的哭泣声，或许这么做能让一切改观。

当凯琳首次当炉边的守夜者时，丹尼还只是个婴儿，那些日子要不是有杰德叔不断的支持安慰，当时也还是个孩子的凯琳，真不知自己会怎么办。她叹口气，希望杰德现在能在这里。

过了一会儿，凯琳起身，将她的炉边回忆和一点孤单留在炉边；厨房里工作台上的两个瓦瓶，还等着她把牛奶倒进去呢，当她在瓦瓶上盖好精布方巾，她想到了丹尼，不晓得丹尼现在人在何处，她每天祈祷，祈求丹尼能平安归来。

也许就是今天，她告诉自己，当她从窗户往外望，就会看见丹尼那匹黑色的阉马载着他回家。这个想法鼓舞了凯琳，她心情放松了些，赶忙完成早上的家务事。

当她将气味香甜的牛奶渣倒进地板的小碟子，一双黄色的大猫

来电双何谷

来电双何谷

来电双何谷

穿过房间无声地息地跑来，谢谢似地摩挲着凯琳的裙摆。

“早安，吉登。”凯琳搔搔这只大黄猫的耳朵后，走向屋外的汲水机。

站在走廊上，凯琳抬头凝视着崇山，山峦环绕着绵延的河谷，这旅游是她的家园。山峰上覆盖着一层今早刚下的皑皑白雪，凯琳纳闷是否这将是冬季看到的最后一场雪。

父亲总是能预测天候，利用重山作他的观测器。在七月，山顶上蕴集的大量去层，表示将有大雷雨；在一月，灰暗的薄雾沿着而下，将会带来一场寂静的夜雪；像今天一样，纷飞的细雪，就会带来一个晴朗的午后，这是父亲最喜爱的天气。

“我好想你，爸，”凯琳低喃：“你总是教我那么多事。”汲水机把手吱吱嘎嘎的节奏声，打破了凯琳寂静的回忆，目光又飘回群山，她漫无目的寻觅，最后落在河谷上蜿蜒的道路。

在这个晴朗的早晨，她可以看见远在一哩外的两条贫路。往东，通往葛来河，再下去则接往伯曼市；往西是麦迪逊河，以及熙来攘往的维吉尼亚市，大概有三十五哩远。

她又想到丹尼身处在那混杂的矿业城；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牛肉市场取得一席之地，她和丹尼一起决定，在四月底时让丹尼驱着牛群前往维吉尼亚市，但现在都快五月中了，凯琳怀疑他们这次的决定是否周全，根据她的估计，丹尼几天前就早该一家了。

虽然伯曼市比较近，但那条路上时有印地安人袭击的传闻，使得往西到维吉尼亚市所需的额外路程变得格外重要。可是最后凯琳禁不住想，对她弟弟而言，维吉尼亚市五光十色的白人诱惑，难道不人是更可怕的冒险吗？

将牛奶桶清洗干净后，盖上眼睛，让阳光轻触着脸；温暖的太阳抚摩着脸颊，灿烂的阳光照亮了千百滴在她眼眶中打转的泪珠。

甩甩头，她一扫阴郁；你的信心呢？她斥骂自己；这次事情会好转的，丹尼像她一样十分清楚这趟任务的重要性，家园的存亡，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